

COLLECTING THE IMPERFECT

Text by Lisa Kuang

Photo by Kitaro and courtesy of Labeg

Special thanks to EONIQ for the location

最初接觸到 LABEG 的「名錶」，是在一個古董腕錶的展覽中，牆上掛著出自他手的一套九枚古董勞力士，全用瓦通紙皮製成，一筆一劃手繪跟足腕錶細節的同時，又會在錶圈找到凹陷的一角、錶面見到歪斜的字體等，不完美的童趣筆觸，跟展覽中完美精準的勞力士相映成趣，立即在 IG 上追蹤他 (@LABEG)。他自稱 PAPER WATCH COLLECTOR，IG FEED 上滿滿是他的收藏，如愛彼的 ROYAL OAK、積家的 REVERSO、PATEK PHILIPPE NAUTILUS、CARTIER CRASH、PANERAI RADIOMIR 等，不用排隊，也無須天價，最近迷上哪一枚，手到拿來即畫即有。藏錶，好應該純粹如此。





買不起 DREAM WATCH，那就畫一枚給自己吧！LABEG 最初是這樣開始的。他的原名是 GABE LAU，LABEG 是他將名字重組而來，用在 IG 上發佈自己的紙錶珍藏。他在加拿大出生長大，大學讀的是設計，一直喜歡研究腕錶的面盤設計、機芯結構、實用功能等，到近十年移居香港，在鬧市中走兩步便有一家錶行，又經常有腕錶拍賣，見識得多才令他真正沉迷。「ROLEX IS EVERYWHERE!」他笑說，卻是買不起又買不到，於是四年前他動手畫了第一枚 DREAM WATCH。那是一枚勞力士 GMT REF. 6542，他在白紙剪出腕錶形狀，再用鉛筆繪畫腕錶細節，戴上手拍了一張相片上載 IG，寫著：「NEW HOBBY, DRAWING WATCHES I CAN NEVER AFFORD.」純粹自己覺得好玩，沒想到引來不少錶迷留言，有人鼓勵他發展成一個系列，也有人直接說要買，這才發現原來其他人也覺得好玩，便開始了他的紙錶珍藏。

之所以好玩，或者是因為 LABEG 所畫的腕錶一點也不完美，他甚至用 UGLY、FUNNY 來形容，例如錶圈不會是完美的圓形、錶面上總是歪斜的數字、幾乎連在一起的分鐘刻度、又或是刻意不擦去的草圖等，都叫人懷疑，他真是讀設計出身嗎？「我當然可以跟足原形畫出完美無瑕的腕錶，讀設計就是這樣被訓練的，但我不想，我最愛的藝術家 JEAN-MICHEL BASQUIAT 的創作充滿童趣，我也想我的作品帶

點 FUN！所以我用小朋友的筆觸創作，我自己覺得好笑，也令人覺得好笑，那是我認為創作最重要的一環。」當製錶講究完美、精準、價值，LABEG 的腕錶藝術卻是以上的相反，藉著詭異反差挑戰人們對腕錶的一貫認知。

而這點 FUN，確實感染別人。就在他上載那枚勞力士 GMT 不久，JPS ART GALLERY 的創辦人兼古董錶收藏家 TIM YU 在 IG 找上他。「TIM YU 一向非常支持本地年輕藝術家，他在 IG 上看過我的作品後覺得很有趣，但同時認為只用一張白紙一支鉛筆製作的 2D 紙錶有點太粗糙了，便提議我用其他媒介創作，我才嘗試用硬紙皮造錶。」他用了近一年研究改變創作方法，改用瓦通紙皮作材料後，腕錶變得更有立體感，再加上他的童趣畫風，很快便塑成了獨特風格，漸漸除了為自己製作 DREAM WATCH 之外，也開始有錶迷甚至腕錶品牌委託他造錶。

每次他造一枚新錶，他先研究腕錶的尺寸規格，在紙板上裁出精確的錶圈、錶帶等形狀，務求與原裝比例相同，再塗上一層白色顏料，待乾後才一筆一劃描繪腕錶的細節，最後將紙皮堆疊成形後再塗上顏色，需時多天才完成。複雜一點的腕錶所需的時間更久、心血更多，例如他重造勞力士的 RAINBOW DAYTONA，為了還原錶圈和刻度上的彩色鑽石的閃爍效果，逐一貼上小塊的保鮮紙；到 ULYSSE

NARDIN 的 FREAK S，他結合多層紙皮複製宛如太空飛船的機芯結構，使其看來更有層次感更真實；製作 THE ARMOURY 與 H. MOSER & CIE. 的聯乘作 THE TOTAL ECLIPSE 時，又特地去找一種啞黑色壓克力顏料，營造最接近 VANTABLACK 錶盤的極黑效果；至於 RICHARD MILLE 的腕錶，更是他認為的難度之最，因為機芯極之複雜，他花了相當時間和精神才畫出當中每顆齒輪和螺絲，但卻是他樂於其中的挑戰。「我有時反而更喜歡造複雜腕錶，重造的過程使我深入細節，更明白背後的機械和工藝，那是鐘錶令人著迷的地方。」他不諱言，以前他看錶，多是從腕錶收藏家的角度出發，哪一枚罕有、哪一枚保值，但當畫錶要深入細節，他愈來愈懂得欣賞腕錶本身的設計和工藝。

正因如此，每次創作都令他對鐘錶的熱情又加深了一點，同時提醒他創作的初衷。他回想，不少人找他造錶，一是他們心目中的 DREAM WATCH，一是已有珍藏之中對他們有著情感意義的腕錶，而無論如何，因為這一枚錶，他們互相分享關於腕錶的深厚歷史和情感故事。「我喜歡鐘錶，所以我創作，然後因為我的創作，又連上了其他愛錶之人，得以分享這份熱情，這樣環環相扣很有趣，對我來說就是個 FULL STORY。」他仍然沒法擁有最初那枚 DREAM WATCH，但它卻已帶給他更多。

